

福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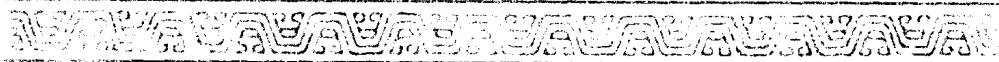
金文丛考补录

郭沫若全集

考古编
第六卷

科学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北京



郭沫若全集 考古编 第六卷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十六号

邮政编码：一〇〇七一七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开本 印张：二十九·七五 插页：二
二〇〇二年十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一—一二〇〇

定价：一八〇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沫若全集. 考古编. 第六卷, 金文丛考补录/郭沫若著;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ISBN 7-03-010593-1

I. 郭... II. ①郭... ②郭... III. ①郭沫若-全集②金文-研究-中国-文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6198 号



一九七七年春鉴定安阳妇好墓出土铜器时摄

第六卷说明

本卷是《金文丛考》的《补录》，收录论文三十二篇。内容包括郭沫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的有关青铜器铭文的考释文章，以及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量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所作的考释。

编入本卷时，我们作了校改，更换了原稿中不甚清晰的拓片及照片。

第六卷 目录

正考父鼎铭辨伪·····	5
函皇父器杂识·····	16
陕西新出土铜器铭考释·····	30
樊季氏孙中景鼎跋·····	56
吴王寿梦之戈·····	58
禹鼎跋·····	70
长白盃铭释文·····	77
由寿县蔡器论到蔡墓的年代·····	80
矢殷铭考释·····	100
盞器铭考释·····	110
信阳墓的年代与国别·····	139
保卣铭释文·····	151
者刃钟铭考释·····	159

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	171
辅师楚殷考释	203
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释谈到殷代已在进行文字简化	216
三门峡出土铜器二三事	229
弭叔殷及匄殷考释	243
安阳圆坑墓中鼎铭考释	258
释应监鬲	271
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群铭文汇释	275
扶风齐家村器群铭文汇释	317
师克盃铭考释	357
跋江陵与寿县出土铜器群	387
曾子旂鼎、无者俞钲	395
永孟铭释文	407
关于眉县大鼎铭辞考释	411
班殷的再发现	416
跋王妣方彝	447
夙敖殷铭考释	450
题越王勾践剑	470

循

乘

正考父鼎銘辨偽

禮大學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純作法
戒語，與傳世數千事之彝銘不類。余曾推論之，以為當是
兄日辛，且日辛，父日辛之誦。見金文叢考湯
盤孔鼎之揚推近時唐蘭反

對此說，謂作器以記事，常也，而作法戒，偶也，故不恆見。正
考父之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亦莫余敢侮，饋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傳世彝銘亦未有
其比也。唐氏以此為主要證據，遂斷定湯之盤銘於時為

可能於事為可有。

見頌齋吉金圖錄唐序

今案正考父鼎銘見左傳昭公七年及史記孔子世家，二書所錄微有不同，今並揭其文於次。

左傳

九月公至自楚。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

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

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

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

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

史記

孔子年十七。

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

誠其嗣懿子曰：

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

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

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
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
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曰：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

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
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

余口。

余口。

其共也如是。

其恭如是。

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

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

正考父鼎銘辨偽

二

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世，必有達人。今孔子年少，有達人，今其將在孔子乎？

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

忘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馬，以定其位。

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

事師仲尼。

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

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

僖子可則已效矣。

好禮，其達人歟？

吾即沒，若必師之。

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

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司馬貞史記索隱於孟釐子病且死下注云左傳謂病者不能相禮為病非病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誤也。余意與司馬貞之說適相反。蓋史記所謂病且死者乃病危有將死之虞故預為遺囑而孟僖子實未即死。信如左傳所云史公不至如彼糊塗竟如病不能相禮之語而不能通其讀。且孟僖子死時孔子三十五歲已成達人曾為魯之司空而與諸侯抗禮見史記孔子世家何勞孟僖子更預言其將達懿子與南宮敬叔於僖子死時均已成人且如敬叔於孔子三十五歲之前曾請於魯侯從孔子適周問禮亦見史記孔子世家則是敬

叔早入孔子之門，何勞僖子於其死時始以子息就師事
囑其大夫。凡此均足證左傳之文於事理不合。矧禮不在
乎節文，相禮之事在春秋時有專門之儒者司其事，以為
衣食之端。見墨子非儒篇，原文謂儒者夏乞麥，未五穀既
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富人
喪乃大說，悅喜曰：此衣食之端也。不能亦不足為病。乃孟僖子既病之，而
孔仲尼更從而嘉其能補過，許之以君子，顯若後世硜硜
者流之互相標榜，此更矯誣之尤者也。故左傳文決為劉
歆所竄綴無疑。然如史記所錄亦係偽託，此由其「鼎銘數
語即足以破之。

鼎銘前半乃取諸莊子列禦寇篇有云：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此文前四語乃旁觀者對於正考父之觀察，而「孰敢不軌」一語實觀察者之品評，與下文「孰協唐許」為對語。籀繹其意，乃謂如正考父之謙恭，人誰敢為不軌；而如若爾人之驕傲，人誰能與唐堯許由相比。今史記及左傳文竊取此文前半以為正考父鼎銘之前半，則是客觀者之稱許成為正考父之自讚，以謙恭著稱之正考父安得有是理？且改「孰敢不軌」句為「亦莫余敢侮」或「亦莫敢余侮」，侮本之部